

360°
心晴坊
女性情感

傾世

九重紫

前缘散尽，他许诺她一世守护，忽遭巨变，她温暖他半生苍凉。
纷扰尘世中，若能与你携手并肩，又何惧权谋争斗，明枪暗箭。



4

吱吱

著

JICHONGZI

冒作家「吱吱」重磅力作！
具东方美的女性励志传奇。
神柳暗花溟、云霓、
倾情推荐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九重紫

4

JIUCHONGZI

吱吱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重紫. 4、5、6 / 吱吱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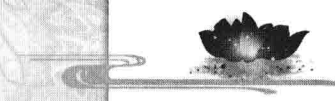

ISBN 978-7-5399-7920-5

I. ①九… II. ①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9021号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九重紫. 4、5、6 |
| 作 者 | 吱 吱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石 颖 夏 童 |
| 责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 编 辑 | 夏 童 王妍萍 |
| 责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 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 社 地 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 社 网 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770千字 |
| 印 张 | 54 |
| 版 次 |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7920-5 |
| 定 价 | 75.00元(全三册) |
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- 
- 
- 【001】 **第一章** 窦昭面圣获诰封 回府筹办菊花宴
- 【014】 **第二章** 宋夫人协理中馈 失火夜窦昭退敌
- 【030】 **第三章** 国公府走水惊驾 夺对牌窦昭管家
- 【043】 **第四章** 东平伯奉旨查案 济宁侯自食其果
- 【054】 **第五章** 银楼背景露端倪 纪咏借机会窦昭
- 【064】 **第六章** 宋墨悬赏缉盗贼 陈嘉到访翻旧事
- 【076】 **第七章** 众人连夜议对策 华堂婉拒英国公
- 【087】 **第八章** 窦明尴尬宴亲朋 陈嘉无奈诉真相
- 【098】 **第九章** 宋墨追查当年事 恐因功高埋祸端
- 【108】 **第十章** 英国公再生歹心 宋砚堂就计升迁


- 
- 【119】第十一章 窦昭回家住对月 挑选近卫为表姐
- 【131】第十二章 赵璋如终遇良人 陈波再入国公府
- 【144】第十三章 账册引出当年事 故人搅动小人心
- 【158】第十四章 颐志堂里忙对账 榭香院内人心慌
- 【172】第十五章 英国公为财生病 别素心外出遇险
- 【186】第十六章 陈嘉设计求庇护 有心献礼险成拙
- 【202】第十七章 颐志堂喜上添喜 因添妆窦明受屈
- 【218】第十八章 为银钱父女失和 学规矩明姐小产
- 【234】第十九章 田氏问罪反受辱 宋墨宽解顾玉心
- 【249】第二十章 小年夜窦昭立威 国公府中馈落定



第一章



窦昭面圣获诰封 回府筹办菊花宴



翌日丑时刚过，宋墨和窦昭就起了床，按品着装后，两人去给宋宜春问安。

宋宜春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逗留了好一会儿，仿佛要从他们神色间看出些什么才好，然而最终却一无所获，不由得皱着眉头，挥手让他们退下，并没有送他们进宫的意思。

这样更好！

窦昭和宋墨坐车往宫里去。等进了宫，他们才知道皇上已经去上早朝了。

宋墨笑道：“我们在这里等会儿。”

不等难道还能回去不成？窦昭抿了嘴笑。

宋墨看着她情绪还好，心中略略安定。

左右都是宫女，两人也不好说什么，枯坐在那儿喝了几杯茶，眼看着天色大亮，才有内侍匆匆跑了过来。

“世子爷，皇后娘娘去了慈宁宫，让您去慈宁宫觐见。”

窦昭和宋墨又往慈宁宫去。

一个相貌娟秀、正值花信年纪的宫女正站在偏殿前等。

宋墨朝她拱了拱手，称着“兰姑姑”。

窦昭则上前屈膝行礼，跟着喊了声“兰姑姑”。

兰姑姑笑着点头，对她颇为友善。她目光柔和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窦昭一番，转身领着他们进了偏殿。

偏殿里只有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，太后娘娘穿着家常的丁香色妆花褙子坐在罗汉床上，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地绾着个纂儿，只在手上戴了枚鸽子蛋大小的祖母绿戒指，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，实际上五年前就已过了六十大寿。

皇后娘娘坐在太后娘娘的下首，皮肤白皙，容长脸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非常明亮。她的眼角虽然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，却并不让人觉得她憔悴，反而让人觉得她和蔼可亲。

这两位，窦昭在上一世都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，可那时候，两人给她的印象却和此时完全相反。

太后娘娘和蔼可亲，皇后娘娘肃穆端庄。

特别是太后娘娘，她最后一次见到太后娘娘的时候，皇上已经宾天，辽王封太后娘娘为太皇太后，她们这些外命妇奉命进宫朝贺。那时的太后娘娘形容枯槁，如同八十岁的老妪，由人搀扶着，没有完成册封仪式就晕了过去，没过两天，就病逝了。

她至今还记得太后娘娘那骷髅般憔悴的面孔。

窦昭低了头，和宋墨给两位娘娘行了叩拜之礼。

然后她听到皇后娘娘声音温柔地对太后娘娘道：“虽说是在乡野长大的，可这礼数却不错，可见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。”

窦昭想到这位皇后娘娘升格为太后娘娘之后，竟然敢杖毙辽王的宠妃，而已贵为天子的辽王大气也不敢吭一声，就觉得有些紧张。

她垂着眼睑，恭敬地垂手肃立在一旁，听到太后娘娘略有些不悦地道：“北楼窦氏，乃是诗书礼仪传世之家，教养出来的姑娘，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”

窦昭就听见皇后娘娘忙笑着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声音显得格外的柔和。

这样的皇后娘娘，并不是她前世所了解的那个皇后娘娘。

太后娘娘朝着窦昭招手：“你走过来，让我仔细瞧瞧。”

莲子米大小的珍珠头面，散发着莹莹光华，低调而华丽，气势略微弱一点的人都压不住，让人只看得见珍珠却看不见戴珍珠的人。偏偏窦昭身材高挑，眉宇间英气逼人，珍珠的光华不仅没有让她面目模糊，反而柔和了她的面部线条，让她变得明媚照人光彩夺目。

太后娘娘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叫了一声“好”，笑道：“这孩子，倒是个会打扮的。”

窦昭屈膝行礼道谢，举止大方，不卑不亢，雍容而优雅，仿佛经历过无数次这种场合。

太后娘娘不住地点头，毫不掩饰她的欣赏。

宋墨的嘴角，忍不住地翘了起来。

皇后娘娘看着她掩口而笑，起身在太后娘娘身边低语了几句，太后娘娘愕然，朝宋墨望去，随后也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窦昭不解，睨了宋墨一眼，宋墨正满脸困惑地望着两位娘娘。

太后娘娘见状，笑得更欢畅了，吩咐兰姑姑：“去，把前几天福建进贡来的橘饼端出来给砚堂和他媳妇尝尝。”

兰姑姑微愕，忙笑着应是，退了下去。

宋墨和窦昭上前谢恩。

太后娘娘就指了一旁的绣墩道：“砚堂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既然嫁给了砚堂，就是自家人了，坐下来说话吧！”语气很是亲切随和。

宋墨笑着谢恩，坐了下来，窦昭有样学样。

兰姑姑领着几个宫女端着茶点上来，窦昭向兰姑姑道了谢。

半晌，有内侍进来禀道：“皇上下了朝，问英国公世子爷和窦氏到了没有。若是到了，就去乾清宫觐见。”

大家都很是惊讶，皇后娘娘更是忍不住问那内侍：“窦氏也去吗？”内侍应是。

皇后娘娘看了太后娘娘一眼，太后娘娘沉吟道：“那就去吧！”宋墨和窦昭忙起身告辞。

太后娘娘就吩咐宋墨和窦昭：“不要让皇上等急了。”又吩咐兰姑姑，“把前几日皇上孝敬我的那串红玛瑙手串赏给窦氏。年轻人，戴这些颜色鲜艳的东西更好看！”

皇后娘娘这才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来凑个热闹。”她喊着“云英”，一个三十多岁、相貌寻常的宫女走了出来，皇后娘娘道：“赏窦氏一对碧玉簪！”

显然是早有准备。宋墨和窦昭跪下来谢恩。

太后娘娘就对宋墨道：“砚堂，你没事的时候就带着你媳妇到宫里来玩，我听宁德说，窦氏的叶子牌打得很好，到时候来给我们凑个角。宫里的那些嫔妃，输了怕赔银子，赢了又怕我不高兴，打起牌来实在没什么意思……”语气里颇多抱怨。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宋墨和窦昭乘机辞了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，去了乾清宫。

乾清宫外，几个穿着绯色官服的男子正站在廊庑下。看见宋墨和窦昭走了过来，都不由得惊愕地抬头打量。

有人“咦”了一声，窦昭眼角的余光不禁瞥了过去。

高大挺拔的身材，白净的皮肤，炯炯有神的眼眸，脸上还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。竟然是五伯父！窦昭愕然，不由得抬脸。

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到了一起。窦世枢的表情顿时显得有些呆滞。

窦昭正寻思着要不要朝着他笑一笑，打个招呼，已有内侍出来笑道：“皇上刚才还在问，世子爷怎么还没来？让奴婢来催一催……奴婢这就去禀报。”说完，又进了上书房。

她只好朝着窦世枢眨了眨眼睛，然后眼观鼻、鼻观心地站在那里等候。四周鸦雀无声。一会儿，一个高大白胖穿着仙鹤补子的大臣从上书房里出来，眉头拧得紧紧的。看见窦昭，他神色懵然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宋墨就悄声对窦昭耳语：“他就是沐川。”然后又朝沐川笑了笑。

窦昭睁大了眼睛，原来沐川长得这副样子。

沐川则张大了嘴巴，指了指窦昭，然后又慢慢地放下了手，收敛了脸上的惊容，表情威严地点了点头，昂首挺胸地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。

这下轮到窦昭惊愕了。

又有人从上书房里走了出来。

“世子爷，夫人，”他笑吟吟地和宋墨、窦昭招呼道，“皇上请世子爷和夫人进去说话。”窦昭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汪格。她顾不得和汪格计较称呼上的错误，连忙和宋墨一起进了乾清宫。

皇上年过四旬，中等身材，和所有的中年男子一样，已经开始发福，但眉目间却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。他打量了窦昭几眼，对宋墨道：“既然成了亲，就是个大人了，要支应起英国公府的门庭，遇事多思量，行事也要更谨慎才是。不要坠了英国

公府的百年清名。”

宋墨恭谨地应是。

皇上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下去吧！”

窦昭暗暗惊讶，这就完了？难道一大清早的把他们叫进宫来，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？她跟着宋墨磕头谢恩，退出了乾清宫。

窦世枢正在外面等，见他们出现，忙低声道：“皇上叫你们来干什么？”他声音急促，额间还有细细的汗冒出来。

“也没什么。”宋墨简短地道，“就是见我们成了亲，嘱咐我们要好好过日子。”

窦世枢骇然，皇上撤下满院子的股肱之臣，就是为了嘱咐他要好好地过日子？窦世枢满脸狐疑还想再问，汪格已笑道：“窦阁老，皇上宣您进去。”

窦世枢看了窦昭一眼，跟着汪格匆匆进了乾清宫。

皇上歪在临窗的大炕上，看着窦世枢给他行了礼，道：“你侄女和你长得还挺像的。”

窦世枢吓了一身冷汗，不知道皇上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忙道：“微臣几兄弟长得都很像。”

皇上“嗯”了一声，旁边的内侍就递了份奏折给窦世枢。

窦世枢忙收敛了心绪，认真召对。

可一出了宫，窦世枢就迫不得已地回了槐树胡同。“你去看看寿姑，”他吩咐妻子，“顺便问问寿姑，皇上召她去乾清宫都问了些什么？”

五太太听着吓了一大跳，忙道：“寿姑去了乾清宫？”

窦世枢就把在上书房外遇见了窦昭的事跟五太太说了一遍。

五太太目瞪口呆，半晌才道：“可寿姑才刚刚嫁过去，昨天才过了初九日……”她一个做长辈的，无缘无故，怎么好这个时候去拜访侄女？

见窦世枢皱眉，五太太就道：“要不，让蔡氏过去看看？”这样虽然不合规矩，有巴结宋家之嫌，可总比她这个做长辈的去要好得多。

窦世枢道：“让她把皇上都和说了些什么问清楚了。小孩子家，不知道深浅，皇上寻常的一句话，有时候都含着深意，他们未必能体会得到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五太太去了蔡氏那里，吩咐她去拜访窦昭。

蔡氏听说窦昭今天进了宫，还被叫去了乾清宫，骇然之后是满脸的艳羨，连声应是，可等五太太一走，她一边敷粉绾髻，一边派了人去跟母亲蔡太太禀告此事，一切收拾停当了，这才去了英国公府。

英国公府正噼里啪啦地燃放着鞭炮。宋墨和窦昭是正午出的宫，未初时分就有圣旨到，封了窦昭为“世子夫人”，超一品。

“真是天威难测啊！”知道窦昭进宫始末的素心双手合十，朝着西边揖了揖，感激地道，“您说皇上只看了您几眼，却一句话也没有问您，我还在担心，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，可没想到转眼间却下了圣旨，这可真是菩萨保佑啊！”她又揖了揖。

窦昭却在想着汪格的那声“夫人”，他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？

同一时间，宋墨却在嘱咐严朝卿：“……嘉定伯那里，你抽个空走一趟。”嘉定伯，万皇后胞弟、顾玉的舅舅万程，字鹏翼。

严朝卿会意，起身道：“我这就去准备。”宋墨颌首。

正说着，就有小厮进来禀道：“世子爷，槐树胡同那边的十少奶奶过来了。”

宋墨道：“是来见我的吗？”

小厮忙道：“不是，是来见夫人的……”

宋墨淡淡地道：“既然是来见夫人的，你禀了我做什么？”然后对严朝卿道，“把他换个地方当差吧！”

严朝卿看了那小厮一眼，应了一声是。

小厮却吓得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宋墨的面前，咚咚地磕起头来。

松萝忙指着几个人将那小厮架了出去。

宋墨吩咐严朝卿：“我再也不想听到这样诛心的话了。”

严朝卿应是，退了下去。

松萝就担心地问道：“真的不用禀了世子爷吗？”

严朝卿看了他一眼，半是警告半是感慨地道：“若是连夫人都信不过了，世子爷大概宁愿被出卖吧！”

松萝听得稀里糊涂，摸着脑袋直发愣。

严朝卿笑道：“听不懂就不要想了，你只要记得，敬夫人如敬世子爷就是了。”

严先生是世子爷的军师，听军师的肯定不会有错。

松萝高高兴兴地应着“听您老的”，便下去处置那小厮了。

严朝卿却直皱眉，心想，这个陈曲水，怎么还没有来？他不会是把自已的话置之脑后了吧？

而正日夜兼程地往京都赶的陈曲水冷不防打了个喷嚏。

窦昭在花厅见了十堂嫂蔡氏。

蔡氏喜盈盈地恭喜窦昭：“可巧让我给遇到了。静安寺胡同那边还不知道吧？要不要我去给七叔父递个信？”

或许是因为相信宋墨，窦昭对自己提前得到“夫人”的诰封很平静，听蔡氏这么说，才惊觉自己能提前得到诰封也是皇家的恩典，父亲知道了想必会很高兴。她笑道：“我让素心去给父亲报个信就行了，不必劳动十堂嫂了。”说着，窦昭朝素心笑道，“你给静安寺胡同和猫儿胡同那边都去报个信，六伯母那里，也要说一声才是。”

素心笑着领命而去。

窦昭就问蔡氏：“十嫂找我可有什么事？”封了世子夫人，除了要做相应品级的礼服、打造首饰，还要打赏仆妇，告知窦家的亲戚朋友，试探宋宜春的反应……她有很多事要做，实在没空和蔡氏打太极。

蔡氏可以想象窦昭的忙碌，怕窦昭不耐烦，笑着将五太太差她拜访的来意告诉了窦昭。

虽然宋墨说没事，可窦昭觉得让五伯父从另一个角度帮她分析一下皇上的意图

也好，也许会有新的收获，若是五伯父能从中发现点和辽王有关的事，那就更好了。想着，她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蔡氏。

谁知道蔡氏却听得两眼发光，一会儿问：“太后娘娘真的说了世子爷是她老人家看着长大的，您嫁给了世子爷，就是自家人了？”一会儿又问，“太后娘娘赏的东西，真的是皇上孝敬的吗？”一会儿又道，“太后娘娘问起您娘家的事，您怎么也没详细地说说？”

窦昭被问烦了，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十嫂您问这些话，到底是五伯父和五伯母的意思？还是您自己的意思？”

蔡氏脸色通红，窦昭端着茶，蔡氏恼羞成怒，却又不敢表露，一张脸涨得像猪肝，直到回到槐树胡同，脸上还残留着掩饰不住的愤怒。

蔡氏的贴身嬷嬷看着吓了一大跳，忙道：“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蔡氏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才咬着牙道：“没什么。”然后问道，“我娘那边可有什么话传过来？”

贴身嬷嬷贴了她的耳朵道：“太太说，让您无论如何也要把四姑奶奶伺候好。济宁侯要给五姑奶奶请封侯夫人，折子递到吏部，吏部却迟迟没有回音，还是五太太亲自给吏部司封司郎中的太太打了声招呼，吏部这才把折子递了上去，就是这样，到今天还没个音信。”

蔡氏倒吸了口冷气，又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这才让心情平静下来，换了副欢天喜地的模样，去了五太太居住的上院。

宋宜春的脸上却能刮下一层霜来。

宋墨和窦昭进宫，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问了些什么，英国公府经营数代，他自有办法知道。对于窦昭提前得到诰封，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得不怀疑到宋墨头上。

“你给我盯着世子身边的严朝卿，”宋宜春表情阴沉，对常护卫道，“有些事他不会亲自出面，但肯定会交给严朝卿去办。”

常护卫拱手应是。

小厮进来禀道：“陶先生回来了！”

宋宜春精神一振，忙道：“快请陶先生进来。”

常护卫撇了撇嘴，退了下去。

陶器重的样子有些狼狈，看见宋宜春连声称着“东翁”。

宋宜春上前两步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陶器重，感叹道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！”然后指了指身边的太师椅，“我们坐下来说话……你说有人追杀你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会不会与世子有关？”

陶器重垂头，一副愧对宋宜春的样子，道：“是我大意轻放了！”

宋宜春挑了挑眉。

陶器重道：“窦家在真定是地头蛇，我们不过多问了几句窦家四小姐的事就被窦家的人盯上了，我们怕坏了窦宋两家的交情，又不敢说是英国公府的人，只好跑

到卫所求助了！”

“不对啊！”宋宜春皱眉，“你们既然跑到卫所求助，窦家的人怎么还敢继续追杀你们？”

陶器重忙道：“窦家之后的确没再追杀我们，不过我探得了要紧的事，急着赶回来给您通报，没有和卫所的人解释清楚而已。”

宋宜春对真定卫卫所向他邀功的事释然了。

陶器重道：“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窦家四小姐是因为被继母王氏嫌弃，才会被窦家七老爷安置在真定的，原来并不是这样的。那王氏原是小妾扶正，进门的时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，窦家四小姐生母赵氏过世之后，她更是不尊重这个继母，窦家的人没有办法，这才让窦家四小姐留在真定的。”

宋宜春听着，脸沉了下去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窦家四小姐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孤苦伶仃啰？”

“这是老朽的疏忽。”陶器重自责地道，“窦家四小姐的舅母赵夫人是个厉害的人，抓着这点不放，王家也拿赵家无可奈何，为了面子，竟然说是王氏不愿意教养窦家四小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话锋一转，“不过，我查到，那窦家四小姐十分泼辣，等闲人根本就管不住她。窦家的人也对她退避三舍，王氏看中了济宁侯，窦家睁只眼闭只眼，任由她们母女去闹，没有人为窦家四小姐出头的。之后窦家四小姐亲自出面要嫁妆，窦家七老爷陪了一抬的银票，也是因为她撒泼惯了，窦家的人不得不息事宁人的缘故。”

宋宜春想到窦昭的陪嫁，想到了她第一天进门就取绵里藏针地和宋锦针锋相对，不由得信了几分。而原本以为温顺柔善的媳妇变成了河东狮吼的母夜叉，虽然令他头疼不已，但一样是不受窦家待见的女儿，他心里好受了不少。

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”宋宜春问陶器重，“我听说蔚州卫华堂的长女品貌出众，因眼光太高，年过双十还没有出嫁，还想着摸摸那华小姐的底，若是个温顺敦厚的，就娶了进来，也好帮着管教天恩……”言下之意，现在只怕这打算要落空了。

陶器重在心里叹了口气。难怪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他还是少插手英国公府的家务事为好。

陶器重委婉地道：“您还正值壮年，身边也要有个人做伴。若是那华家小姐的确是品貌出众，娶进来照顾您的饮食起居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
这说了等于没说。

宋宜春叹了口气，赏了陶器重二百两银子，道：“你真定之行辛苦了，先下去好好休息两天。安陆侯虽说要给我做这个大媒，可这具体的事务，恐怕还得你帮着打点。”

陶器重笑着应诺，退了下去。

那随从正焦急地在廊庑下等着，见他出来，不动声色地和他出了榭香院，这才低声道：“国公爷怎么说？”

来之前，两人已经商量好了说辞。“国公爷没有疑心。”陶器重道，“不这样说不行啊！想那窦氏，如此的彪悍，只怕没几天府里上上下下就会知道，与其让人觉得那窦氏软弱可欺，倒不如说那窦氏十分泼辣，反而能把我们给撵出去。”陶器

重像是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可更像是说服自己似的。

随从不住地点头。

宋宜春却在屋里打着转儿。他到底要不要和华家联姻呢？照理说，华家根本帮不上他。可他要是续弦，时间长了，那窦氏就更不好压制了。偏偏那窦氏又是个不好相与的，性格温和的，只怕镇不住她；可若是娶个精明能干的……他又实在是受够了。这可真是让他左右为难！

而窦昭此时，去了宁德长公主的府第向公主道谢，天擦黑时才回到英国公府，正好遇见宋墨和严朝卿从书房里出来。

“用过晚膳了没有？”宋墨问窦昭。

窦昭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从陆老夫人那边出来，又去了趟延安侯府和景国公府，请了汪家和张家的人赴宴。既然决定了要把他们当亲戚般地走动，不如就趁早走动起来好了。”

宋墨点头，道：“我也还没有用晚膳，不如一起吃！”

严朝卿忙告辞。

窦昭有些不好意思，宋墨却若无其事地去了厅堂，窦昭也只好跟了进去。

两人都没有发现已经走到了门口的严朝卿回过头来凝视着他们，直到厅堂的帘子垂落下来，将两人的背影挡住，这才转身离开。

窦昭问宋墨：“你怎么还没有用晚膳？”

“一直和严先生商量父亲的婚事呢！”宋墨直言道，“想了几个法子，虽然都可行，可我总是觉得治标不治本，想再想想！”

窦昭进屋换了衣裳出来，宋墨已吩咐素心传膳。

“可要我跟五伯父打声招呼？”窦昭和宋墨一东一西地在厅堂的方桌前坐下，“官员的升擢是由吏部负责的。五伯父在吏部经营多年，如今又贵为内阁大学士，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买五伯父一个面子的。”

“暂时还不需要。”宋墨道，“我要先试试长兴侯石瑞兰会给华堂出多大的力。”

窦昭想到长兴侯的为人，不免有些担心，道：“我听人说，请长兴侯出面办事，得用银子敲门。可只要长兴侯收了银子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就算是事情万一办不成，银子也会原封不动地退回来……大家都说他很讲信用！”话说到这里，窦昭自己都觉得很荒谬，露出苦涩的笑容，“偷梁换柱，给儿子谋个袭职，只怕价钱不低，怕就怕长兴侯舍不得退银子……”只要长兴侯睁只眼闭只眼就能交差。

宋墨冷笑：“不退，那他也得有这命花才行！”

窦昭骇然，不由得抹了抹并没有汗珠的额头。为什么事情一到了宋墨这里，都会变得……让人忍不住流冷汗呢？

窦昭小声提醒宋墨：“长兴侯是大同总兵。”

宋墨不以为然地道：“多的是人想做大同总兵。”

窦昭无语。两人用过晚膳，去给宋宜春问安。

下午，宋墨已经让人给宋宜春传话，说明天会在家里办赏菊宴，庆祝窦昭获得

“夫人”的诰封，此时宋宜春却矢口不提此事，反而和宋墨说起他和华家的婚事来：“……家里也没有个主持中馈的人，我想请了你的大伯母过府协理。你们就不用操心这件事了。”实际上是防着窦昭趁此机会把主持中馈的权力抓在手里不放。

宋墨神色淡然地说了声“好”。

宋宜春瞥了窦昭一眼，见窦昭眼观鼻、鼻观心地站在那里，异常的温顺。

一点也不像是个脾气泼辣的啊！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？这念头虽只在宋宜春的脑子里一闪而过，可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再把陶器重叫来问问。

正和随从在一起小酌的陶器重连着打了几个喷嚏，不禁小声嘀咕道：“这是谁在骂我呢？”

窦昭和宋墨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商量着明天宴请的事。

“……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看这赏菊宴就开在颐志堂好了。”窦昭道，“也免得公公眼皮子浅，以为没有了英国公府的花园，就办不成事了。”她说着，眉宇间露出几分傲然之色，“我们索性就趁着这个机会闯出颐志堂的名声算了！”

被父亲轻怠窦昭的举动激怒的宋墨好不容易才压下心底的愤怒，闻言不禁笑道：“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

窦昭笑道：“我们不如刻个颐志堂的印章，以后凡是由我们出面邀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就在请帖上用‘颐志堂’的印章，和英国公府区分开来。当然，我们的宴请也必须有特色，让人见之难忘才行。”这实际上是她前世的一个想法，只是一直没能如愿实施，如今再提起，她越说越有兴致，“比如说，我们在小花园里种了水萝卜和小黄瓜，送给亲戚朋友的时候，就在竹篮外贴上印了‘颐志堂’印章的纸笺。再比如说，养出株十八学士进献给太后娘娘或是皇后娘娘，也要在花盆上印着‘颐志堂’的印章……总而言之，就是要让人一提到‘颐志堂’，就想到这是好东西，是别家没有的，就是别家人有的，也比不上颐志堂的精致、高雅、名贵……”

宋墨听了眼睛一亮。这样一来，颐志堂就可以闯出自己的名声来，不必再处处受英国公府的限制了。

“只是‘颐志堂’是堂号，恐怕有些不适合，”他沉吟道，“还是另取个别号更好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窦昭笑道，“只是一时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名字，不知道你可有什么主意？”

“那就用你的别号好了！”宋墨笑道，“反正以后这种事也得你帮着筹划。”

窦昭汗颜，道：“我没有别号！”

宋墨很是意外，但随即变得跃跃欲试起来：“那我们就现取一个吧？”说着，他拉着窦昭去了书房，把随身服侍的都打发走了，自己亲自铺了宣纸，磨着墨锭。

窦昭见他一副绞尽脑汁的样子，不由得抿了嘴笑，上前接过宋墨手中的墨锭：“我来帮你磨墨吧！”

两人指尖相触，宋墨的手停留了片刻才放开。

“要不，以真定为号好了？”他说着，走到笔架前，挑了一支狼毫笔，“真定

的叉河源自滹沱河，《周礼》上称其为厚池，北魏时又称其为清宁河，我们就在这两个里面取一个吧？”

窦昭出身真定，可上一世，她只知道叉河是滹沱河的分支，却不知道滹沱河曾被称为厚池和清宁。这一世，还是有一次宋先生给她讲课时无意间提及，她才知道叉河的来龙去脉，而这也还是因为宋先生到了真定，查阅古书后才得知的。

窦昭相信一般的人都不会留意这些。而宋墨却侃侃而谈，显得极其熟悉。她望着他的目光，也不由得深沉了几分。

正低头写着字的宋墨并没有留意，他犹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觉得还是清宁好一些。老子曾言：‘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以清，地得以宁’，不如取别号‘清宁楼主’或是‘清宁居士’……‘得一阁主’也不错。”

窦昭很喜欢，笑道：“那就刻‘清宁楼主’好了。”

宋墨见窦昭喜欢很是高兴，他兴致勃勃在书房里翻箱倒柜：“我记得祖父曾留给我一块田黄石，我来给你刻个闲章。”

窦昭愕然：“你还会雕印章？”

“嗯！”宋墨道，“大舅有时候要检查我内家功夫练得怎样，就让我雕印章，看我的手稳不稳，我还专门跟着闽南大家金守俨先生学过篆刻。”他扭过头来笑着看窦昭，“找到了！”说着，从箱子里拿出个画着梅花的金漆螺钿匣子放在了炕桌上。

印纽是只趴在竹子上的蝉，颜色浓艳俏丽，质地如婴孩的肌肤般细腻柔滑，让窦昭爱不释手。

“用这个刻印章吗？”宋墨擅书法，既然他说会篆刻，想来手法不错，但篆刻不仅要讲究书法，还要讲究布局，以宋墨的年纪，就算是再有天赋，恐怕也有不足之处。窦昭觉得这么珍贵的田黄石，等到宋墨刀功老到的时候再拿出来雕刻才算物尽其用，现在用来雕刻印章，不免有些可惜。窦昭想了想说：“我小的时候，曾经顺过父亲的几块鸡血石，这次出嫁，也带了过来。要不就用鸡血石吧？把这田黄石留着，以后给你雕刻个闲章。”

那带着几分宠溺的口吻，让宋墨一愣，随即露出愉悦的笑容。

窦昭催他：“早点睡了吧？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
宋墨却比她想象中的更有毅力，坐在炕上打着底稿。

“你先睡吧！”他头也不抬地道，“我把这个写好了就去睡。”

窦昭笑了笑，先去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宋墨就睡在她的身边。他弯曲着身子，把大部分的床都留给了窦昭，小心翼翼地靠着床沿侧躺着，仿佛一翻身就会掉下去，显得很拘谨。

窦昭想到那一屋子的珍玩，再看见宋墨的睡姿，心里一酸，眼睛都有点发涩起来。她帮他掖了掖被角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低声地嘱咐服侍她起床的甘露：“你们都轻点，小心吵醒了世子。”

甘露悄声应“是”。

窦昭去了耳房梳洗，背对着窦昭的宋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眼睛。

熹微的晨光中，他的眸子清亮如星子。

因是宋墨和窦昭主持的宴请，除了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，来的都是些小辈。

景国公府三太太冯绘笑盈盈地向窦昭介绍自己的妯娌——长兴侯的侄女石氏：“……听说表弟妹要举办赏菊宴，她很想来看看。我说，表弟妹为人和善，你只管跟着我去好了。这不，就把她给拉来了。说起来，也都不是什么外人，我们大嫂的娘家兄弟，娶的就是您的妹妹，我们两家，也算是亲上加亲了。”

相比从前的矜持，张三太太格外的热情，就是不请自来的张二太太，笑容也显得非常亲切。

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两世为人，窦昭不知道见过多少这样的事，早已能泰然处之。

她笑着和张二太太寒暄了几句，汪少夫人带着个相貌平常、穿着也很朴素的年轻妇人走了过来。

“夫人，”她向窦昭引见那妇人，“这位是会昌伯世子夫人。”

窦昭心中一震，会昌伯世子沈青，娶的是会昌伯还没有发迹前的好友萧三友的女儿。在辽王登基之后，正是因为有御史弹劾萧三友欺行霸市，越制为母亲修建墓地，牵出了会昌伯，会昌伯一家才被满门抄斩。

当然，她从来没有相信过沈家被抄斩的理由，可她还是忍不住打量着沈青的妻子萧氏。

萧氏显然还没有适应身份的转变，畏缩地给窦昭行礼，小声称着“夫人”。

“不用拘泥。”窦昭亲切地朝她微笑，语气轻快，“今天没有长辈们在场，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纵然饮酒过多失态了，我也会想办法让你醒了酒再回家的。”

萧氏松了口气，红着脸道：“我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窦昭笑道：“那太好了，我也不会喝酒。生怕来了个会喝酒的我得要陪酒。”

萧氏笑了起来，人也跟着松懈下来，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

而此时的宋墨，却正和张续明说着话，张续明在后府任经历司都事：“……你帮我留意一下，如果丘灵千户所的千户之职确定下来了，你告诉我一声。”

张续明不禁望了眼无聊地坐在水榭美人靠上朝着湖里丢鱼食的顾玉，悄声道：“世子，这个千户最少也值两万两银子，你何不与顾玉联手，把这个千户拿下来？我可以负责找买家！”

“你不要乱来。”宋墨笑道，“这可是长兴侯瞧中了的！”

张续明不由得撇了撇嘴，道：“他瞧中的东西多着呢！他吃肉，难道还不准别人喝汤吗？”

“我自有主张。”宋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你只管帮我盯着就行了。”

张续明点了点头。

花厅里，窦昭指挥着素心等人给打牌的女眷们续茶。

窦家只来了六堂嫂郭氏和十堂嫂蔡氏。蔡氏没有看见窦明，便问道：“咦，怎

么没见五姑奶奶？”

在蔡氏看来，窦昭与窦明是同父异母的两姐妹，妹妹虽抢了姐姐的丈夫，但姐姐反而嫁到了更显赫的人家，而且妹妹先嫁，诰封还没有影子，姐姐后嫁，却已是超一品的外命妇了。姐妹俩的恩怨也该揭过了才是。所以她的声音很大。

花厅里，众人的目光都落在窦昭的身上。

窦昭不动声色，笑着将六安瓜片摆放在了陆老夫人的面前，正要开口说话，景国公府的张二太太石氏却抢在她前面笑道：“夫人的妹妹好像有点不舒服。昨天夫人妹妹还亲自登门拜访，我婆婆直夸赞夫人性情敦厚，让我们几妯娌和夫人多多亲近亲近。大嫂原来也准备和我们一起来的，没想到临出门的时候，大嫂却说自己娘家的弟媳身体违和，要回去瞧瞧，才临时回了济宁侯府。”她说着，掩袖而笑，道，“过些日子，我们家的梅花也该开了。我婆婆说，我们也应该学学夫人，没事的时候就把众位请到家里来热闹热闹，准备在家里办次赏梅宴，到时候诸位夫人和姐妹们可不要推辞，一定要去和我们妯娌乐乐和和才是！”

众人嘻嘻哈哈地应着好，坐在一起说话的几位夫人，就议论起今年哪家府第办了什么宴、好不好玩；几位打着牌的女眷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牌桌上，盯着上家，卡着下家，旁边的事一律听不见。花厅里立刻恢复了刚才的热闹，谁还顾得上去打听窦明到底怎样了。

窦昭却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。

世人都喜欢迎高踩低，她不过成了英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还没有对窦明怎样，就有人为了奉承她而帮她出手收拾窦明了。

窦明如果知道嫁进济宁侯府是这样一个结果，现在会不会后悔呢？念头一闪而过，她笑着招呼一直紧张地跟在她身后的萧氏：“你坐会儿吧！还有大半个时辰才到用午膳的时候。”

萧氏眼底闪过一丝感激。

这里的人她一个都不认识，她们玩的这些她一样也不会。同样是从乡下嫁到京都的豪门，英国公世子夫人却游刃有余，大方得体。想到这里，她望向窦昭的目光里就盈满了深深的敬佩。

窦昭和宋墨站在颐志堂的门口，笑盈盈地送走了来参加赏菊宴的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。

颐志堂安静下来。

素心支使着丫鬟、婆子收拾桌椅碗碟，甘露和素绢打了热水服侍窦昭和宋墨梳洗更衣。

宋墨从盥洗的耳房出来，看见窦昭丝毫不见倦意，正神采奕奕地坐在镜台前对着镜子抹着膏脂。这情景，让他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那时，母亲坐在镜台前梳妆，他和弟弟在一旁嬉闹。想着，他的心情放松下来，一头就倒在了楠木床上。

“真累！”他枕着手臂道，“比蹲两个时辰的马步还吃力，这个那个都要应酬到，我脸都快笑僵了……从前有娘亲帮着打点还不得觉，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也多有